



巴利茨基著

种族主义在南非

世界知識出版社

# 种族主义在南非

巴利茨基著

温 頤、金乃学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7年·北京

Ян Балицкий  
РАСИЗМ В ЮЖНОЙ АФРИКЕ  
Перевод с польского  
В. Арцимовича и П. Зябло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3

根据苏联外国语书籍出版局1953年俄文版译  
译。原著以波兰文出版。原作者是 Jan Bali-  
cki 原书名称是 RaSizm w Afryce Połud-  
nowej 1951年于华沙出版。

## 种族主义在南非

著者

温 别 益乃学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北京东總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字第55号

北京工人日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

\*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 印张5  $\frac{1}{4}$  · 字数111,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 定价(7)0.46元

统一书号 3003.284

封面设计者：王诚龙 校对者：彭 健等

## 序　　言

不論在美国或是南非联邦，种族歧视主要都是針對黑人的。在这方面，这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彼此十分相似。保罗·罗伯遜在南非的一家報紙上談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紐約的街头跟一群黑人談論最近的有关南非联邦种族主义恐怖的消息。有一位黑人走到他們跟前。“請停一停，保罗，”这位黑人說，“我沒有听完全，不过你們，朋友們，好像正談我們美国黑人的情况吧？”大家都大笑起来，但保罗·罗伯遜解釋道：“我們在談南非联邦，不过这也是U S A（“美利堅合众国”的英文簡写是U S A，“南非联邦”的英文簡写也是U S A——俄譯者注），而且那兒黑人的情况也跟我們這兒一样，甚至还要坏些。”

的确，南非的希特勒的学生及美国种族主义者的門徒，在对黑人、印度人和其他一些非欧洲人的野蛮的种族歧视方面，差不多超过了他們的老师們。

斯大林同志在解釋为甚么希特勒分子那么死不放手地抓住完全反科学的、野蛮的种族主义“理論”时，写道：

“德国法西斯分子选定了仇視人类的种族論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本来是打算到鼓吹兽性的民族主义就可以为德寇造成政治上精神上統治一切被奴役民族的前提。”<sup>①</sup>

---

① 斯大林：“論苏联偉大衛國戰爭”。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6頁。

南非聯邦的資產階級和地主正是抱着這種目的推行法西斯種族主義“理論”的，——他們希望證明殘酷地剝削千百萬南非土著居民是正當的，并希望這種剝削制度巩固。

在今天，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解放斗争正日益巩固和扩大，馬來亞和越南人民正為自己的解放进行英勇斗争，偉大的中國人民已經掙脫了奴役的鎖鏈，帝国主义压迫制度和殖民制度已經动摇和崩溃了。因此帝国主义国家的資产阶级，特別是南非聯邦的剝削者，就更加猖狂而殘暴地实行种族歧视政策。

波蘭政論家揚·巴利茨基的“种族主义在南非”這本書就是揭露南非聯邦种族主义的專橫的。

作者不限于叙述今天南非种族主义的横行。同时也叙述南非种族主义的發展簡史，并且指出：不論在最初的移民——布尔人——时期或在今天，南非种族主义的基础总不外是剝削阶级残酷剝削土著居民并由此取得巨額利潤的慾望。作者叙述了南非聯邦的地主和資本家——不論“非洲人”（見第12頁注）还是英国人——对黑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的残酷剝削。也談到土著劳动者的惡劣的生活狀況，談到橫行于他們之間的疾病，談到白人种族主义者到处对土著居民的侮辱和迫害。

面对着肆無忌憚的种族主义者，南非聯邦的土著得不到法院方面或政府方面的任何保护。在这个国家，种族歧视（被正式地称作种族隔离）成为国家政策，法律和法庭成为种族主义的捍衛者，能够談得上什么免遭种族主义者侵害的保障呢。大家都知道，从1910—1950年間，南非議會通过并实行了103項歧视性的种族主义的法案。

本書作者清楚地指出馬蘭的法西斯政党跟德国法西斯

分子和美国种族主义者的联系。这个法西斯政党现在已把种族歧视政策实行到这种程度，不仅在火车、汽车、电影院、戏院、公园、车站和邮局里实行种族隔离，而且在无线电广播（分别给白人和黑人广播）和艺术中实行种族隔离：南非造型艺术协会已经被命令在展览会上实行种族隔离。

种族歧视不仅南非资产阶级需要，英美资产阶级也同样需要。美国资本拼命渗入南非联邦并不是秘密。

把自己的国家出卖给美国奴役的马兰法西斯政府实行亲美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美国垄断组织的渗入南非联邦，便利了它们的阵地的巩固。

1949年马兰政府认可了“南非联邦自然资源开发联合公司”章程。成立这个公司的计划，在南非联邦财政部长哈文迦访美时，由美国金融寡头们商讨过。参加这个公司的有纽约“兰兹堡”“泰尔曼”“爱哈顿银行”，有“美国德兰士瓦公司”“美国非洲矿业开发公司”，而南非的公司只有两个。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马兰政府不仅给了这个新公司在德兰士瓦和好望角州开采铜、锡、铬、锰和钨的优惠特权，而且为美国在南非联邦领土上的投资创造特别有利的条件！难怪美国驻南非联邦大使赫尔曼声称：美国对于向南非联邦工业投入新资金一事将毫不迟疑。而南非的种族主义者，则力图使他们的美国主子用残酷剥削无权的南非土著居民的办法榨取尽可能多的利润。1952年7月马兰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美国人从南非得到的利润不必缴纳特别税——这是一种特权，从前只有英国享有。

同时，美国又把南非联邦看作是未来战争中的炮灰供应者。美国越来越紧地把南非联邦绑在自己的战车上。正如巴利茨基公正地指出的，马兰政府对外政策的反动路线

在許多方面促进了这一点。如作者所說，南非联邦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参加了美国对朝鮮的侵略，派去一个空軍中队，現在这个中队正同美国空軍强盜一起焚燒和燬灭朝鮮的和平城鎮，屠杀和殘害这个爱好和平国家的妇女、老人和兒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不仅在最危險的地方使用南非空軍中队——因此它在人力和技术裝備上受到重大的損失——而且强迫南非联邦付出巨款作为这个中队在朝鮮的經費。到1952年6月25日为止南非联邦为此付給美国將近九百万美元(三百一十五万英镑)。南非联邦把自己的預算的很大部份耗費在美国在朝鮮的冒險上。

1951年11月12日，南非联邦政府表示准备參加正在組織中的在美国庇护下的“中东司令部”。在美国授意之下，南非联邦于1952年7月改組了空軍，同年10月18日正式發表声明，美国与南非联邦之間達成了協議，美国貸款四千万英镑給南非联邦作为从美国和英國購買軍火之用。

不过，美帝国主义者拉攏南非人民参加新的世界大战的計劃在拟定时是沒有主人參加的，因为不能把一小撮猖狂的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称作南非的主人。南非人民正对他們的奴役者进行英勇的斗争，这一点在巴利茨基这本書的最后一章有清楚的叙述。不过，因为本書的波蘭文版是1951年出版的，作者沒能叙述从1952年6月开始的这一斗争的新的阶段。

1951年年中，反动的选民种族划分法的通过，使南非土著居民忍無可忍。根据這項法案，好望角州“有色人”选民必須列在和欧洲人分开的單独的选民名冊上。這項法案是对“有色人”权利的最粗暴的侵犯。选民种族划分法以及和它同时通过的“班圖專区管理法”，在一切非欧洲人中間引

起了極大的憤慨。

1951年12月在布隆方丹閉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在最后一次會議上通过一項決議：要求政府从1952年5月1日起廢除下列各項种族主义的、反民主的法案：(1)通行証法；(2)种族分区法(集团住区法)；(3)鎮压共产主义条例；(4)选民种族划分法；(5)班圖專区管理法。所有这些法案，大会認為都是“不民主的，非正义的，帶有种族歧視性質，并侵犯天赋人权”。1952年1月在約翰內斯堡召开的南非印度人大会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要求，并通过了在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中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进一步共同行动的決議。兩個組織声明：假如政府不答应它們的要求，它們將号召自己的會員展开反抗种族主义法案的运动。

1952年6月26日反抗运动开始了。成千上万的人不顾政府的禁止，有組織有紀律地走进門上写着“白人專用”字样的房子，不帶通行証在街上行走，游行并举行大会。馬蘭法西斯政府以大肆逮捕来回答反抗运动的参加者，并通过法庭对他们进行殘暴的迫害。現在南非監獄里还关着五千多名反抗运动的参加者。獄卒殘暴地毆打他們，强迫他們服苦役。最近，残酷地槍杀和毒打反抗运动参加者的事件更加層出不穷了。例如11月8日，在好望角州北部金剛石工業中心庆伯利，警察向抗議國內种族主义暴行的黑人开槍。14名黑人被杀，39名受伤。11月9日在东倫敦城警察又槍杀参加群众大会的黑人11名，同时有多人受伤。

但所有这些杀害和逮捕吓不倒为爭取自己的政治权利而斗争的土著人民。反抗运动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黑人、印度人和“有色人”开始認識到：沒有斗争，不能从种族主义和奴役的枷鎖下获得解放。南非土著对种族主义者的暴行

的回答是：在好望角州議會補缺選舉中，一致選舉已被解散的南非共產黨的黨員、進步報紙“前進報”編輯布萊安·班亭作為自己在議會中的代表。作為對土著的勇敢行動的回答，馬蘭政府的內政部長法西斯分子斯瓦特命令警察射擊反抗運動參加者的時候，“不要毫無選擇，要瞄準領導者”。反抗運動的領導者（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莫洛卡博士，書記西蘇魯，印度人國大會主席尤蘇弗·達杜博士等人）因“幫助達到共產主義目的”——白人與黑人完全平等——的罪名而被控告，並因這種“罪行”每人被判處9個月的苦役。但是土著反種族主義的鬥爭却日益熾烈地繼續着。

在這鬥爭中，南非人民不是孤立的。和他們在一起的有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有飽嘗殖民地、半殖民地奴役制度壓迫的亞洲和非洲人民。18個阿拉伯國家和亞洲國家的代表團向聯合國第七屆大會提出了關於南非聯邦種族歧視的問題。聯大特別政治委員會審理這個問題的時候，18國（阿富汗、緬甸、玻利維亞、海地、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也門、巴基斯坦、敘利亞等）代表團提出一項決議草案，決議注意到南非聯邦政府對聯合國憲章和歷次大會吁請南非聯邦終止種族歧視的決議的破壞；決議同時規定組織一個聯合國委員會，研究南非聯邦的種族關係問題，並向下屆大會報告自己的工作結果。但是甚至這個非常溫和的提案都引起了南非聯邦政府代表及其英美庇護者的激烈的反對。儘管有英國進步輿論的廣泛的抗議，丘吉爾政府仍然把南非聯邦種族主義的猖狂行動看作是民族主義者的“內政”。美國人非常害怕，因為譴責南非的種族主義者也就是譴責美國的種族主義者，他們不僅在南非聯邦而且在其他國家全力支持種族主義。

一切的詭計和威胁都沒帮了英美集团的忙——不論特別政治委員會或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議都以多数票通过了18国提案。苏联、烏克蘭、白俄罗斯、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团投票贊成这个決議。此外，苏联又对这个決議提出了修正案，修正案經多数通过，它使最初的決議草案有了改进。這項修正案說：联合国大会所設立的南非种族关系审查委員會，应当从联合国宪章关于必須在尊重各民族平等和自主的原則的基础上發展各民族間友好关系这一要求出发。

这样，南非种族主义者和他們的英美庇护者一起，在联合国第七届大会上遭到了第二次失敗。前一次的失敗是在不久以前討論从联合国第六届大会保留到第七届大会日程上来的关于南非境內印度血統居民待遇問題的时候；作者在本書的一章里談到这个問題。

关于西南非洲的問題也被提到联合国大会上來审查。尽管英美集团在联合国里竭尽全力，也沒有能阻撓对馬蘭政府种族政策的討論，这一事實說明：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民支持南非人民爭取自由平等的斗争。

揚·巴利茨基的这本书，是南非种族主义剥削者的罪狀，它指出：南非联邦广大群众充滿了擺脫压迫者桎梏的决心。

**尤·科夫罗夫**

## 目 录

### 序 言

第一章	南非簡史.....	9
第二章	概論.....	43
第三章	奴隶劳动.....	54
第四章	“黑人劳动教育”.....	68
第五章	种族主义的思想体系.....	90
第六章	帝国主义的南非代理人.....	115
第七章	爭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斗争.....	133

# 第一章 南非簡史

## 荷屬东印度公司

早在十五世紀，南非海岸对葡萄牙人就已經不算陌生了，但是当时的水手对它毫無好感。陡峭的海岸和被淤泥阻塞了的河口使人們难于登岸。非洲大陸的土地向來被認為是貧瘠而缺乏天然富源的。此外，自从葡萄牙駐印度总督弗蘭西斯科·德·阿尔美达1520年在棹灣<sup>①</sup> 被霍屯督人杀死之后，水手对土著居民开始惧怕起来。

南非受到重視是在欧洲的海上强国跟东印度之間的通商关系开始發展之后，特別是从英國的和荷蘭的兩個强大的东印度公司建立以后（英屬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建立，荷屬东印度公司于1602年建立）才开始的。荷蘭公司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把跟东印度作生意的商人們联合起来，在这以前他們是經常競爭的。这种競爭使原料价格在荷蘭統治下的印度境內上漲，而在荷蘭本国内下跌。在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后，从前的自由競爭被壟断制所代替，壟断制使收購价格下跌，銷售价格上涨，使掌握公司的商人們的巨額利潤大为增加。

十七世紀初在印度洋地区称霸的已經不再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而是英國人和荷蘭人了。船只太小，連續远洋

---

① 棹灣位于好望角的西南，开普敦市在此。

航行，經常患坏血病及其他疾病，——这一切，在水手面前提出了在航行中途尋覓一个落脚点的問題，这个落脚点既要便于儲备粮食和淡水，也要便于远程航行中途的休息。因此，早在1617年，兩家公司（荷蘭的与英國的）就开始了关于在非洲最南端的海角处建立共同移民地（城堡）的談判。但是当时沒有實現，因为荷蘭人既已开始單独在南非殖民，英國人又过份忙于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十七世紀中叶荷蘭正处在極盛时代，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船队。荷蘭东印度公司比英國东印度公司强大得多，富庶得多，这从五十万鎊比三万鎊的固定資本的对比上即可看出。印度的財富大量流入了荷蘭。

1652年4月6日，有三艘海船在海軍軍官詹·范·里比克的率領下駛抵棹灣。上岸的荷蘭人全是荷屬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东印度公司当初的意圖，与其說是要变南非为殖民地不如說是为了便于和印度通商。开始时責成移民为过往的荷蘭船只服务并供应它們的需要。但是，因为谷物和蔬菜的播种面积不足，这种性質的移民沒有長期繼續下去。<sup>1</sup>1657年开始給移民分配土地。第二年，即1658年發生了移民的第一次“暴动”，这是由于公司限制耕种面积、商業萎縮和防务义务过重而引起的。暴动的移民首先抱怨的是公司給他們的生产品規定的价格比他們在这上面所耗費的劳动低得多。公司不同意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但采取了一些降低土地耕种成本的措施。同年，即1658年，第一批由英國殖民地載运奴隶的船只开到南非，然后又有一些从别的地方，主要是从馬达加斯加和馬來群島載运奴隶的船只开到南非。奴隶的数目逐年增加，荷蘭移民很快就抛弃了体力劳动。这証明：奴隶主阶级和奴隶制思想体系（它直到現在仍

然是南非联邦統治集团的思想体系)早在十七世紀已經發生。到1672年，即范·里比克登岸后的20年，在荷蘭殖民地的居民中奴隶已占大多数，“自由公民”一共只有64人。

十七世紀末叶，荷屬东印度公司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在这以前它自己沒有提出在非洲殖民的任务。荷蘭与路易十四法国之間的战争加速了非洲大陆的殖民地化。問題主要在这里：即为了使荷蘭移民能够以自己的力量防御可能来自法国人方面的侵犯。到1707年，南非已經有移民1641名。1716年，有一个影响南非未来命运的重要問題在代表荷蘭公司統治那塊不大的殖民地的职员的面前迫切地提出来了。这就是劳动力的問題。人們开始考慮：欧洲农業工人的劳动和奴隶劳动那一样比較便宜。当时的殖民总督德·夏望及其亲信贊成使用奴隶劳动。夏望及其顧問們的出發点是：奴隶劳动支付的工資比較便宜，一年用不了60盾<sup>①</sup>，可是支付白种工人的工資及其他費用至少要貴兩倍。下列事实也可以作为証据来証明使用奴隶劳动是有利的：奴隶比白种工人更驯服，更容易管理。最后的結論是“用奴隶做工，比用欧洲人强”。但是也有人提出另外的意見，总督的兄弟，当地衛戍司令道米尼克·德·夏望大尉反对使用奴隶劳动，关于这点，他提出了如下的論据：自由工人的存在对于增进国家的繁荣和增加公司的財富將会起促进作用；国家用于購買奴隶的开支有去無回；奴隶沒有錢也不参加貨幣流通，可是自由工人数目的增加將扩大貨幣流通。德·夏望大尉肯定說：不使用奴隶將促进內部安定，从而可能縮減衛戍军队的数目。最后，总督的兄弟建議把大片田产分割

---

① 盾(Guilder)是荷蘭的貨幣單位。——譯者

成小塊的农場，因为“居民有了过大的田产并不能自力耕种”。

結果总督及其亲信的觀点获得胜利。早在十八世紀中叶，巴达維亞总督依姆戈夫男爵訪問南非时說：

“由于奴隶的輸入，每个欧洲人在这里都成了統治者。他希望別人替他工作，而不願自己工作。这里的大多数农場主，如果就这个字的真正意義來說，并非农場主，而是残酷的剥削者，其中很多人把体力劳动看作是一种耻辱。”

荷蘭移民并非南非領土上唯一的白人。十七世紀，約有200名在法国受迫害的新教徒来到这里，在一个長时期內，又有比荷蘭人更多的德国人定居在这里。也有瑞典人、丹麦人和英国人在这里居住。

远在十八世紀中叶，白人农場主和白人家畜業經營者的完全單一性的、以奴隶为社会繁荣的基础的社会已經形成。就在这时第一次出現了“保耶尔”（或“布尔”）和“阿非利加捷尔”的名称——前者是农民的意思，后者是非洲人①的意思。

在这个时期內，土著人民還沒給移民造成特別的麻煩。范·里比克及其同伙在这里碰到兩個土著部落：布許曼人部落和霍屯督人部落。布許曼人是游牧部落，主要以狩猎为業，——在近几个世紀当中它被文化較高的部落擡到更远的南方去了。到十七世紀布許曼部落已經瀕于灭种。同时欧洲移民也用火、劍和酒精来繼續消灭布許曼人。現在南

① 荷蘭在南非的移民——布尔人——自称“非洲人”，它的語言称作“非洲語”，为了使这些字眼不致跟土著人和土著人的語言混淆，加上了引号。不加引号的时候就是指真正的土著和土著語言。——譯者

非境內只有很少的布許曼人，而且这些人多半也是混血兒。

霍屯督人的發展水平比布許曼人为高。他們从事畜牧業，但沒有掌握農業技术。范·里比克时期竟發生了第一次霍屯督“戰爭”。而在开始时霍屯督人和欧洲人的关系基本上多少还算友好的。由于霍屯督人拥有大群的牲畜而荷蘭公司又需要大批肉类来供应过往的船只，同时移民当时又沒有足够的力量用他們最願意用的方法(即不付錢的方法)來获得牲畜，所以荷蘭人和霍屯督人之間建立了相当頻繁的貿易关系。

欧洲人在南非沿海殖民的初期，移民当中欧洲女人很少，因而造成了很多杂婚現象以及更多的非婚結合。由于長时期的杂婚形成一种所謂“有色人”的特別人种。霍屯督人部落組織很快地就被消灭了，欧洲人帶來的疾病，主要是梅毒，促使土著的死亡率更加增高。1713年突發的流行病黑天花又消灭了这个民族的殘存者。

十八世紀暴發了几次奴隶起义，規模特別大的是馬来奴隶的起义，但这些起义很快地就被鎮压下去了。

十八世紀末叶，荷蘭的南非殖民地領土等于今天的波蘭。这里住着15,000欧洲人——大种植园主和家畜業經營者，他們日益加强自己的統治，把霍屯督人变成奴隶，而且殘酷地屠杀布許曼人。由于移民和荷蘭公司的联系越来越少，而且移民也想擺脫公司的統治，因此，就向大陆腹地擴張殖民地。同时由于南非殖民地領土的扩大，由于移民对公司的政策日益不滿，因此公司的实力漸漸削弱。

十七世紀时，是荷屬东印度公司最繁荣的时期。这时它的職員約有兩万名，它拥有强大的船队，付給股东巨額的

利潤，它的股票的价值高出票面16倍，它以独裁的方法实行自己的統治。在南非尤其能够强烈地感触到这一点，在这里它壟斷內外貿易，規定物价，移民的生活也完全由它調度。它同时执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方面的大权。它正式隸屬荷蘭政府，它的經理們向政府宣誓，实际上公司董事同时也是荷蘭政府的官員。公司有自己的軍隊和艦隊，甚至对外签定国际條約。荷蘭东印度公司虽然在名义上是股份公司，但是不允许普通股东干預公司事务，在这方面的一切嘗試都被視為叛逆，并受到相应的惩处。因此貪污盛行，公司的每个官員都發了大財。甚至規定了贿买这种或那种职位的明确的“定价表”。例如要得到一个年薪40英鎊的职位，必須付出291英鎊13先令又4便士的代价。受贿者积蓄了鉅額財产。

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荷屬东印度公司开始衰落。英法競爭者越来越比荷蘭人占上風。十八世紀是荷屬东印度公司金融狀況逐漸惡化的时期。它在1782年支付了最末一次股息，到1794年就宣告破产。公司亏损总数达一千万英鎊。亏损的原因之一是支付南非殖民地的費用。但是破了产的东印度公司并沒放弃对殖民地的統治。誠然，荷蘭的南非殖民地在1781—1784年間曾暫時被法国人侵占，但是后来又被东印度公司收復。

1795年殖民地暴發了“革命”。起因是白人与黑人之間的关系問題，这是像一条紅綫那样貫穿着整个南非历史的問題。从1779年起，移民在南非殖民地各地不断地跟班圖黑人部落發生冲突。移民認為，代表公司实行統治的总督对待黑人似乎过于寬厚，不考慮荷蘭移民的願望，不同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場合一律剝夺黑人的土地。实际上总督的